

红色经典青春励志小说
hong se jing dian qing chun li zhi xiao shuo
《同学少年》姊妹篇

风平浪静

王青伟 ◎ 著

要不改造社会，
要不被社会所裹挟；
要不挺立潮头，
要不被风浪所湮没。



風
玉
氏

目
录

第一章	父 子	1
第二章	就 业	17
第三章	张敬尧	38
第四章	留 法	53
第五章	回 家	66
第六章	许 昌	79
第七章	北 京	94
第八章	法 语	108
第九章	毛 说	123
第十章	聚 散	136

赢利丰厚，业务极盛，所以这家伙每天只管袖手高卧，却拿着比别人多十几倍的薪水。

他不觉有些沮丧起来，由于找不到工作，这半年多来他一直都由家里负担着，每次母亲托人来信，问到他的近况，他都踌躇了老半天才回信，总之是避重就轻，敷衍着混过去。但时间长了，他又怕家里起疑心，被父亲给强行拎回去到米店做学徒，所以不断地安慰母亲，说自己现在很好，一找到了差事，就把母亲接到长沙来享福云云。他不觉苦笑一声，也不知道这样糊弄到底还能支撑多久。

他一面胡思乱想着，一面穿过一条小巷，走到大街上来。长沙从雍正年间开始，一直到清末，主要的街巷路面全部是用麻石铺砌的。这些麻石均取自于湘江下游号称“花岗石之乡”的丁字湾，显得古拙而质朴。他慢慢步过这些光洁清凉的麻石板，不觉想起去年1月尚在任上的湖南都督谭延闿下令拟定的《长沙北关外商埠马路工程计划书》来。这个计划书是第一次对长沙的城市建设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结束了长沙城上千年自然无序的发展状态，也是长沙第一次尝试进行现代意义的城市化。他当时还为此欢呼雀跃，备受鼓舞，以为这种麻石板街道很快就会被全新的西方式街道所替代。但不久谭延闿就被段祺瑞下令免去湖南督军一职，以自己的小舅子傅良佐代替。谭延闿知道失去督军这个掌握兵权的职务，仅仅一个空头省长是当不下去的，于是化装逃往上海。这个计划也就成了镜中之花，水中之月。

毛泽东脸上不由露出一丝自嘲的神情来。谭延闿志向远大，可惜手里没兵，总是被人如同丧家之犬一样赶来赶去，最后什么抱负都成一场空。而自己这些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当初孔昭绶和杨昌济也是壮志满怀，要教育救国，教育强国，耗尽心血教出自己这一群学生，谁知现在大家连糊口都成了问题。现在杨昌济已经去了北京大学任教，自己就是有一肚子的疑惑，也没有人去问。

他这样想着，越想越感到烦躁，脚步加快，不知不觉走到驿步门的湘江渡口来。驿步门(大西门)渡在清代是长沙城第一大渡口，也就是今天长沙五一大道湘江大桥的东端。当年湘江穿城而过，把长沙分成东、西两部，古人就在这里设渡口，有官渡和义渡。义渡不收钱，官渡也不过是意思一下而已，但现在张敬尧却把义渡给废了，派士兵把守官渡，挨个收钱。

看着这些斜挎着枪的士兵，毛泽东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压抑感来，心中仿佛有一块巨石横亘在那里，搬不动，移不去，但总是压得人难受。四周又仿佛有一张无形的大网，无处不在，让人无所遁形，而且正在一点一点地收紧，他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怎么去挣脱。他握了握拳头，有些无力地又摇一摇头，他感觉自己快要爆裂开来，想要呐喊，想要尽情地发泄，这种感觉越来越沉重，令人无可排遣。

第二章
父子

见而去？”钟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问得妙，答得也妙，一时传为士林佳话。

蔡和森几个人一愣，彭璜回过头来一看，笑起来：“子升？你什么时候来的？”

那年轻人正是萧子升，他含笑道：“来了好一会了。你们两个，这谁是向秀啊？”

彭璜一指蔡和森：“当然是那个鼓风的。”

蔡和森抬起头笑了起来，向萧子升道：“那你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萧子升大笑：“当然是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彭璜却在一边一翻白眼道：“你们两个酸不酸，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扯什么《世说新语》。”

他话音刚落，只听毛泽东又沉声向蔡和森说：“老蔡，鼓风。”

萧子升看一眼毛泽东，又看一眼蔡和森，低声问彭璜：“润之这是怎么回事？”

彭璜摇了摇头：“不知道，大概是从哪里受了窝囊气过来。”

这时只听那个老铁匠叫了一声：“成了。”说话时已经把那一块料放进铁墩旁的水桶中，“吱”的一声，直腾起一线白烟，瞬即在屋子里散开来。毛泽东却哈哈一笑，把大锤往旁边一扔，大叫一声：“痛快。”

蔡和森看了一眼水桶里的铁料，连连点头：“手艺还不错，没有白费我的力气。”

那老铁匠笑了起来：“毛先生人聪明，一学就会，我看不要半年，就可以出师了。”

毛泽东一边拿桌上的毛巾擦脸上的汗水，一边笑：“要不我们也开一家铁匠铺子，怎么样？”

萧子升苦笑着摇头：“你是听风就是雨，读了这么多年的书，结果去打铁，我看你还不如去你家的米店做伙计是正经。”

毛泽东一愣，叹了口气：“我也是现在才知道，百无一用是书生。”

萧子升微笑道：“怎么，今天又碰墙上了？”

毛泽东手一摆道：“这个是意料之中的事，我早就有思想准备了。只是那个校长说起话来，呵呵，张嘴就要把人气个半死，我连听都没听完就出来了。不想用就不想用，哪里来的那么多废话。老蔡，你怎么样？”

蔡和森摇摇头：“何胡子陪我跑了几个学校，也没得一个地方要。”

毛泽东转过身对蔡和森道：“莫着急，实在没地方要，我们就向外发展，天下大得很！”

蔡和森微微一笑，不说话。彭璜在一边点头：“就是，天生我材必有用，我辈岂是蓬蒿人。”

毛泽东看了他一眼，忽然想起什么来：“彭璜，你怎么还在这里？这都什

那中年人脸上汗珠一粒粒地滚落下来，他略一沉吟，忙从衣袋里掏出几块光洋，拉着那个军官满脸堆笑道：“老总，一点小意思，让兄弟们打打牙祭……”

那军官却狠狠地把他一推，吼道：“滚！”

那中年人一个趔趄，手中的光洋滚落在船上，他忙拾起光洋，一把抱住了那个军官，几乎要哭了出来：“老总，搞不得，搞不得啊！这两船大米可是我一家的性命啊！”

那军官想挣开那中年人，却被他紧紧抱住，挣脱不开，恼怒之下用力一甩手，随手抢过身边一个士兵手里的步枪，提起就是一枪托，中年人“哎哟”一声，脚底下一软，顿时跌倒在船板上。那军官却狠狠地抢身上前，一连几枪托砸了下来，一边骂：“胆敢妨碍执行公务？老子抓你去坐牢！”

中年人抱着头，不停地躲闪，眼见着那些士兵把船上大米向岸上越搬越多，很快就要把船搬空了，他心里更是焦急，这时也顾不得疼痛了，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忽然一骨碌爬了起来，冲上前去，狼命拖住一个正搬运大米的士兵，大叫道：“老总，你们行行好，给我们留一点吧，就一点……”

那士兵忽然被扯得打了个趔趄，不由一怔，回头看时，脸色一变，随手把那袋大米扔在地上，一脚直踢在那中年人的前胸，骂道：“老东西，你找死。”

这时岸边的人越聚越多，大家都在那里指指点点，有人偷偷骂道：“打劫就是打劫，说什么查走私，真不要脸。”

一旁一个穿马褂的忙捂住他的嘴，低声说：“老兄，你小声点，让这帮土匪听见可不是玩的。”

那人“哼”了一声，向那船上啐了一口道：“我会怕他？呸，我的买卖现在和洋人合股，我们也是洋商了，有本事让他们来查我。”

那穿马褂的不由哭笑不得，摇一摇头，不再理会。

彭璜奇怪地问身边一个穿短襟的伙计：“老兄，这是怎么回事？”

那伙计诧异地看了他一眼：“你不知道，听说张大帅这些日子下了命令，要严查走私，现在满江跑的都是这种搞稽查的小火轮。”他说到这里不由压低了声音说：“不过这些家伙根本不管你走私不走私，只要他们看上东的东西就抢，比土匪还凶。这大概又是看上这两船大米了。”

彭璜呆了呆问：“就没人管么？”

“管？”那伙计像看傻子一样地看着他道：“谁敢管？看见那个军官没有？他叫张承宗，是张大帅的干儿子。大帅要扩兵，就派了他来，这一条湘江，除了洋人他不敢抢，谁又敢惹他？”

两人说话时，只见那军官早赶上前，手里挥动着那杆步枪，对那中年人又是几枪托，再踹上一脚，骂道：“老家伙，想要命就给老子快点滚，惹翻了老子，一枪毙了你。”

那先生点头道：“我就是，请问你有什么事？”

毛顺生有些尴尬地笑笑：“我找人，找我家伢子，石三伢子。”

那王先生一愣：“石三伢子？”

毛顺生这才回过神来，忙不好意思地道：“学名毛泽东，毛泽东……”

王先生想了半天，忽然恍然大悟：“毛泽东？毛润之啊？晓得，晓得。他可是我们学校的高才生，不过他现在不在这里。”

毛顺生呆了呆问：“他不住在学堂里了？”

王先生说：“毕业了，早就离开学堂了。”

毛顺生一听顿时急了，上前问：“他找到差事了？”

那王先生摇摇头：“那我就知道了。”

“那他人呢？”毛顺生忙问道。

王先生想了一想道：“听说他领着一帮人在岳麓山下搞工读互助，试验无政府主义。”

“无……无政府主义？那是什么？”毛顺生一头雾水。

“这个具体跟你也说不清，就是不要政府的实验。”王先生笑道。

“不要政府，怎么个不要政府？”毛顺生越听越糊涂。

王先生低头想了想，感觉实在和这位老人解释不清，道：“是这样，他们在那里租了块菜园子种菜，具体如何，你去那里一看就知道了。”

“种菜？”毛顺生不由呆住了，只觉脑子里“轰”的一声，心中仿佛一个炮仗炸了开来，低身鞠了一躬，谢了王先生抬起脚便向门外跑去，嘴里禁不住咒骂了两句，但感觉还不解恨，却又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咬了咬牙，额上的青筋一条条凸起，他又骂了一声，撒开步子，直奔岳麓山而来。

毛顺生一口气过了河。这一帮学生在岳麓山下弄个菜园子种菜，远近都闻了名，倒是好找得很。他远远就看见一个大园子，用篱笆围住，园子里隐隐有几个穿学生制服的年轻人跑来跑去。他走近前去，从篱笆外看过去，只见这些学生正忙得满头大汗，有锄地的、拔草的，还有人挑着一担水走了过来。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年轻人，身上涂满药水，贴着纱布，袖手站在一边喊着：“好好搞！用点力气！不要偷懒！”

毛顺生觉得这个声音有些耳熟，但那人却背对着自己，一时也看不清楚，这时一个锄地的学生回头瞪了那人一眼道：“彭璜，我们这是工读互助，怎么冒出你这个地主老财来了？”

只听那叫彭璜的“呵呵”笑道：“我今天是伤员，理应享受照顾！”

这时一个拔草的学生捶一捶腰，立起身子说：“彭璜，我们这个工读互助的搞法，是不是有点过于理想化了？你看，我们三十几个人，搞了不到二十天，就剩下我们十来个人了……”

何叔衡道：“南拒护法军，北抵直系军，看样子张敬尧是想长期称霸湖南了！”

蔡和森看了那些大兵一眼，冷冷地道：“亏他想得出！学校驻兵，这书还怎么教？”

毛泽东沉吟着说：“看起来不妙，我有预感，毛泽东的路又被堵死了，恐怕要打道回府，重回半读斋！”

萧子升急了，道：“润之，你等等，我先去看看。”说着忙向学校大门而去。他才到大门前，守门的两个士兵把枪一横，瞪了他一眼说：“瞎了眼了？没看见这是什么地方吗？”

萧子升一愣，这才看见门边立了一方木牌，写着：新兵训练营地，闲人不得进入。

萧子升不觉一股怒火冲到头顶，喝道：“我是本校的国文教员，怎么就变成闲人了？”当下里把士兵的枪一推，就要往里冲去，但哪里推得动这些士兵，反而被人狠狠撞了回来。

萧子升见强闯不行，不由大叫起来：“我是楚怡学校国文教员萧子升，凭什么不叫我进自己的学校？”

那士兵端起枪来道：“你少在这里啰唆，再啰唆，小心大爷一枪崩了你。”

正争吵着，只见陈校长急匆匆走了出来，向那士兵道：“这是我们学校的萧先生，是我们学校的萧先生……”

一个士兵上下打量了萧子升一眼，“哼”了一声说：“他额头上又没写字，谁知道他是老师。进去吧。”

陈校长猛然看见不远处的毛泽东等人，呆了一呆，他略一沉默，慢慢走了过来说：“毛先生，实在惭愧……这里情形你也见到了，哎，这教育经费都改了纸币折算，我……惭愧啊。”

毛泽东抬头望了望湛蓝的天空，摇头苦笑道：“惭愧的不是陈校长，是我们这些学子啊，空有满腔抱负，却报国无门，就连楚怡这块小小的天空，也不让我们飞翔啊！”

陈校长闻言一怔，也不知说什么好，低声说：“毛先生……”

毛泽东向陈校长深深鞠了一躬：“校长，谢谢楚怡对润之的看重。”

他们就那样无比失落地离开了楚怡小学，离开了那个毛泽东梦想飞翔的小小天空，重回半读斋，毛泽东苦闷到了极点，把行李放下后，也懒得再去解开，就奔江边的铁匠铺去了。

“当——当——当——”一阵又一阵大锤击打在铁砧上的声音传来，沉闷而又滞涩，仿佛弦断的声响。阳光从那扇破旧的窗户里照进来，在积满了煤灰尘土的地板上射出一个橙黄的椭圆来。微风扬起，掠过火炉如血一般红的火焰，吹动毛泽东额前的发丝。他脸上满是黑沉沉的煤灰，汗水从眼眶、鼻梁和两颊

团，给张敬尧施加压力。”

何叔衡一怔，低头沉思道：“倒也是个办法……和森你看呢？”

蔡和森想了想道：“只怕我们信仰的无政府主义，在张敬尧那里，可能行不通。人家信奉的是强权，是刀枪，是杀戮……”

彭璜一拍门檻说：“长沙城这样的社团有二十几家，我们分头去联络，试试我们无政府主义的威力。”

毛泽东这才沉吟道：“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核心是反对侵害个人自由的统治者，张敬尧在湖南的行为就严重地侵害了个人自由。我们讨论了这么久的无政府主义，不妨拿这个主义去试一试……”

里的三弦直摔在地上，脸上一片惨白。

二

张敬尧出了茶馆，在一众士兵的簇拥下上了马，纵马缓缓向督军府而去，他口里虽然还在一板一眼地哼着《空城计》，但心思却早飘到了别处。

他是从行伍之中一步一步爬上来的典型的军人，不是谭延闿那样的书生，尤其深知枪杆子的重要。自从袁世凯死后，这天下就乱了套，谁枪多兵强谁就有理。去年南北战争僵持不下，曹锟跳出来一个通电，徐树铮就急了，匆匆忙忙跑到天津许他一个副总统，还不是因为这个卖布出身的在北洋派中实力最强。

今年就更有意思了，本来直系的实力最强，第一号人物冯国璋做了总统，逼得段祺瑞被迫辞去总理。但徐树铮这个皖系参谋长长袖善舞，跑到奉天把张作霖给弄进关来了，这奉系大军一出，大总统冯国璋就匆匆忙忙亲自跳出来请段祺瑞就任民国总理组阁。

段祺瑞当了总理，最得实惠的自然是他这个皖系大将。南北战争期间，直系的吴佩孚以代理第三师师长身份任前敌总指挥。连克岳州、长沙、衡阳等湘中重镇，照道理来说攻湘首功应属吴佩孚，但段祺瑞却把“湖南督军”的宝座给了张敬尧，吴佩孚只捞得个“援粤军副总司令”的虚衔，“直系打仗，皖系做官”。吴佩孚是一肚子的火，于是在衡阳按兵不动，第三师全体罢战。甚至联合北洋军将领通电南方主和，且誓言今生“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外人，不借外债”。吴佩孚衡阳“罢战”，使此前一直只是暗斗的直、皖两系从“面和”搞到公开分裂，而湖南就是最前线。

现在张敬尧这个督军，势力只能到长沙和宝庆一线，对他的第七师驻防以外的地区他都无权过问。而吴佩孚的第三师就顶在他的心腹之地——衡阳，虎视眈眈。要知道第三师可是北洋最精锐的部队，当年就扩充为五个混成旅，吴佩孚又号称“常胜将军”，这家伙一把刺刀时时刻刻在那里亮着，他哪里敢稍有懈怠。

所以他到长沙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扩军，短短一个月就扩了一个旅。但这扩军要钱，他就绞尽脑汁捞钱。首先成立全省侦探处，名义上号称搜查南军间谍，实际上却是诬良为盗，搜刮民财。他的第七师军纪坏原本就是出了名的，现在更是闹得长沙鸡犬不宁，一到晚上，第七师兵士的搜捕就开始了，他们借口搜查“乱党”，擅入民家，敲诈勒索，劫走财物，甚至把良家妇女当做妓女随意侮辱。这些家伙大街小巷乱找“花姑娘”，打人和骂人，买货不给钱，看戏不买票，乘车不付车资，至于借老百姓的东西有借无还，更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毛泽东笑笑：“大家都莫闹，先研究一点实在的东西，赴法勤工俭学，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个大好消息，我们新民学会成立的时候，就谈到过向外发展的问题，现在这个机会来了。可去法国，终究不是个简单的事，我看得先派个人去北京打前站，把赴法勤工俭学的事弄个清楚明白。”

大家都觉得毛泽东说得在理，纷纷点头：“是啊，是啊！”

一个会员道：“最好是润之先去北京打前站。”

另一个会员也表示赞同：“对，对，润之跟杨先生私交最好，他去打前站，最合适！”

何叔衡沉吟道：“我们这次去法国勤工俭学是个大行动，不单单是我们这些新民学会成员要争取去，杨先生信中还提到，要发动广大的有志青年去法国。我的意见，润之在发动组织工作方面比我们强，他和子升可留在长沙，去北京打前站还是和森去为好。”

毛泽东转向蔡和森，问道：“老蔡，你看呢？”

蔡和森略一沉思，道：“何胡子说得在理，到北京打前站，我去吧。”

只有陶斯咏坐在一边沉默不语，她看一眼毛泽东，又看一眼蔡和森，这才犹豫道：“和森，你到了北京，帮我问问杨先生，去法国勤工俭学，女的是不是也可以？”

蔡和森咧嘴笑道：“你看我们，光顾着高兴了，忘了这里还有一位女士，斯咏，你放心，我一定帮你问。”

萧子升看了陶斯咏一眼说：“斯咏，你也想去？勤工俭学可是蛮辛苦的呢。”

彭璜大大咧咧地说：“没事，她家是大财主，再怎么苦也不会苦了她。”

陶斯咏瞪了彭璜一眼：“你瞎说什么？我是那么怕吃苦的人么？你们互工助读，搞活动我哪一次叫过苦了？”

彭璜吐一吐舌头说：“我道歉，我道歉，斯咏是最能吃苦耐劳的——嗯，千金小姐。”他话音一落，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陶斯咏故作生气，握着拳头扬了扬说：“好你个彭璜，看我不揍扁你。”彭璜忙躲到一边。

大家就跟着起哄，笑道：“好好，揍扁他。”

彭璜在那里作揖道：“我该死，我道歉，斯咏你就不要揍扁我了，揍扁了就没法吃饭了，会饿死的。”

大家都笑起来，毛泽东道：“既然老蔡去北京打前站，就早点做安排，老蔡，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蔡和森想了想道：“我得先回去跟我妈和蔡畅交代一下，再准备行李，最多一天，这样，就定后天上午吧。”

萧子升点头道：“行，润之，我们在长沙的工作，明天就可以先做起来。”

毛泽东道：“不错，这样，我们可以先联络一些长沙工商界、教育界的知

从长沙到武昌，走水路要从湘江顺流而下入洞庭湖，然后横越整个洞庭湖在岳阳入长江，顺流而下到汉口。这一天轮船早过了岳阳的城陵矶口，进入长江，这时正是夏末江水大涨的时候，碧水横溢，浩浩荡荡，莽莽苍苍。

毛泽东靠在船舷上，凝神看着眼前浩浩的江水，波光涌动。萧子升靠了过来，笑了笑，道：“在想什么？”

毛泽东沉吟道：“我记得在清朝雍正年南北分闱之前，湖南的士子都要到武昌去才能参加乡试，所以必须要过洞庭湖，然后下长江，据说那时候很多士子因为害怕八百里洞庭和这浩浩长江的风雨而裹足不前。”

萧子升点点头：“这个我也听说过，杨昌济杨先生的外祖父向肇昆，就是因为陪两个弟弟赴考，过洞庭湖时遇到了大风大浪，引发心脏病而去世的。”

毛泽东看着远处的江水，说：“所以从那时候起就有个说法，湖南的读书人都要先经历了洞庭湖大风大浪的‘考试’之后才能参加乡试，获得晋升之阶。我们现在恐怕比他们还要艰难，过了洞庭湖和长江，还要经受大海的风浪，更重要的是，还有社会的风风雨雨，不知道我们是不是都能考出个好成绩。”

萧子升笑笑：“别的人我不敢说，你润之是一定会考出好成绩的。”

毛泽东收回目光，望着萧子升：“对我这么有信心，那就多谢吉言了。我也预祝你考个好成绩。”

萧子升大笑道：“彼此彼此，只是不知道和森那里怎么样了。我们这二十多号人，一股脑浩浩荡荡到北京，开销可是不小。”

毛泽东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事事都要钱，我到现在才体会到‘一文钱难倒英雄汉’这句话真正的意思。不过我想过了，车到山前必有路，我们两个当年连饭都要过了，还有什么可怕的？”

萧子升点头道：“那倒是。”

两人正说着话，忽然背后伸出一只手来，在他们肩膀上一拍，两人都是一愣，回头看时，毛泽东惊讶地叫了起来：“罗章龙，你怎么在这里？”

罗章龙是湖南浏阳人，1912年入长沙第一联合中学就读，1915年入长沙长郡中学，与同在长沙就读的毛泽东结为好友，被称为“管鲍之交”。罗章龙也是新民学会的会员，但他没有参加留法勤工俭学，这些天也不在长沙，毛泽东想不到会在轮船上遇到他。

罗章龙笑道：“我刚从前面码头上的船下来，还以为自己是一个人上路，想不到会有你们这一群会友同行，看来这次去北京不会寂寞了。”

“你也去北京？”萧子升一愣，说。

“嗯，我打算去考北京大学。”罗章龙道。

毛泽东笑道：“看来北京这回是真热闹了，风云际会啊。”

罗章龙道：“我听说前两天新国会成立了，冯国璋、段祺瑞通电辞职。这会

只见三个人从对面走了过来，在前面引路的是一个穿西装的青年。随后一个三十七八岁的中年绅士，穿一件相当贴身的条纹西装，一条暗色花纹领带，面容略显得清瘦，举止优雅。身边是一个高大的白种人。两人一边走一边用法语交谈。

挡在蔡和森和杨开慧身前的人显然颇为专业，见三个人走过来，也不说话，只是身子微微一躬，手一伸，明显是要给对方让路，请他们从通道过去。

这三个人谈兴正浓，也没有注意这边的情况，直向通道里走。蔡和森和杨开慧却不由都有些恼怒。杨开慧正要发作，忽然听见那个青年道：“克拉奇先生，今晚李石曾先生在北京的全聚德设宴款待先生，法华会的同仁早已在那里恭候了。”

蔡和森听了不觉一怔，看了那中年绅士一眼，惊讶地叫道：“李石曾先生？”杨开慧这时也愣住了，两人对望一眼，正要开口招呼，却见那三个人早已进了贵宾通道，那两个穿西装的年轻人也随后跟了进去，蔡和森忙向门里追去，却被门前两个穿制服的列车员拦住：“先生，这里是贵宾通道，请你从普通出站口出站。”

蔡和森伸头向里看了一眼，只见那群人越走越远，他不由高声大叫：“李石曾先生……”杨开慧这时也叫了起来，但那群人早走得无影无踪。

两人不觉一阵丧气，杨开慧问：“你确定那位就是李石曾先生？”

蔡和森道：“应该是吧，我也没见过他。”

杨开慧“哼”了一声：“这个李石曾架子也太大了吧，我们上次见蔡元培先生，也没有他这么大的架子。”

蔡和森笑笑说：“现在北大的教授，哪个不比校长的架子大？这是好现象，学术至上，要是哪天校长真比教授架子还大，就不是什么好事了。”

两人正说着话，忽见月台上“轰”的一声，仿佛炸开了锅一样，无数人拔腿就向问事房跑去，两人呆了一呆。眨眼的工夫，也不知多少人从两人身边跑过，都是满脸的焦急。站台边甚至有人失声痛哭起来，还有人在那里窃窃私语，一脸的担忧。杨开慧愣了愣，说：“出什么事了？”

蔡和森脸上一阵紧张，他一把抓住身边跑过的一个人，问：“老兄，出什么事了？”

那人不耐烦看了他一眼，道：“许昌爆发大洪水！从汉口开往北京的火车，在许昌被洪水冲翻了！”

蔡和森顿时一惊，杨开慧失声地问那人：“火车翻了？哪里来的火车翻了？”

那人道：“听说是汉口开往北京的车在许昌翻了，死了好多人。别拦着我，我要去问事房问消息呢。”说话间就跑了。

杨开慧浑身一震，脸色猛地一阵苍白，几乎要哭出来了：“和森哥，润之哥他们坐的就是这趟车啊！”

蔡和森忙道：“开慧，你不要着急，我们去问问，看是个什么情况。”说着和杨开慧向问事房而去，这时那个小窗口前早挤满了人，但窗口紧闭。大伙儿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在那里急得打转，不断有人去敲那扇小窗，大叫道：“我们要问许昌的消息。”但那窗户就是不开。

两人伸长了颈子在人群里穿来穿去，却就是没有个确切消息。有人说整个火车都翻了，死人一大堆，胳膊大腿拉了好几车，说得活灵活现的，好像他就现场一样；又有人说现在许昌至北京的铁路线全线列车都停开了，肯定事态严重；还有人说得更邪乎，说是这一次整个许昌城都被淹没了，火车翻了一城。这一听就是胡说八道，许昌才有几辆列车，怎么也翻不了一城。但也实在令人心惊肉跳。

这些消息听得两个人心里一上一下的。杨开慧仿佛疯了一样，在人群里到处打听，越听脸色越是难看，蔡和森只好安慰她：“你别急，现在还没出通告呢，这些小道消息哪里能信得，还是再等等，再等等……”他虽然这样说，心中却是忐忑不安，声音越来越小，连他自己也不大相信了。

这时只见问事房的人群“轰”的一声叫嚷起来，有人在那里大叫：“出通告了，出通告了。”两人一怔，忙跑了过去，但见一个列车员走了过来，手里拿着粉笔，在问事房边一块黑板上写了起来，只因人太多，两人也挤不进去，急得在人群外直跺脚。

这时就听人群里有人骂道：“这是个什么狗屁消息，情况不明，这不是废话吗？”一旁也有人骂道：“就是，这个还要你们来出通告，一定是骗人的。快说，到底怎么样了？”顿时吵成一团，把那个列车员围住了不放他走。

杨开慧在外面怎么也挤不进去，急得满脸通红：“吵什么啊，通告到底写什么啊？”

“说是目前许昌段情况不明，叫我们安心等候。你说我们能安心吗？”这时一个人从人群里挤出来愤愤地道。

蔡和森听了一怔，忙问：“老兄，通告上是这样写的吗？”

那人点点头道：“是啊，我看大事不妙啊。”

杨开慧却摇头道：“我不信，我进去看看。”说话间就拼命往人群里挤，好在这时人群开始渐渐松动，她很快挤了进去，果然见通告上写着：各位旅客，因突发洪水，电报电话皆已中断，许昌至北京段消息不明，正在极力抢修之中，请各位旅客少安毋躁。由此给各位旅客带来的不便敬请原谅云云。

她看到这里，脸色顿时变得苍白，这时蔡和森走了过来，她回过头来，眼泪一下就流了下来，道：“和森哥，润之他们……只怕……只怕真的出事了。”

蔡和森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只是说：“我们再等等吧，急也没有用，现在消息不明，说不定润之他们都好好的呢。”

毛泽东停住步子，沉吟道：“刘备自恃正统，岂能与曹操相提并论？当然啰，刘备的政治韬略还是有的，他抨击曹操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就击中了曹操的痛处，弄得曹操不敢称王，也不敢称帝。”

罗章龙也点头道：“他的那篇《自明本志》真是写得好，把那种想称王称帝又不敢为之的心理写得你口服心服。”

毛泽东忽然爬上一片土丘，高声吟诵起来：“……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建安十五年，曹操五十六岁的时候，用他这篇《自明本志》表明了他的心迹，反击了朝野谤议，写得真好！”

萧子升道：“我倒喜欢曹操的那首《却东西门行》……戎马不解鞍，铠甲不离傍。冉冉老将至，何时返故乡？”

毛泽东站在土丘上冲萧子升笑道：“自古文人多愁善感，今天我才知道了。子升，这才出来两三天，你就发思乡之情了？”

萧子升指着远处的内城说：“此情此景岂能由人？你看这落日，这黄昏，这遍地的衰草，这脚下昔日的皇都遗址，样样催人思乡咧。”

毛泽东幽然地笑道：“舍不得家乡，吃不得饱饭；舍不得婆娘，做不得好汉。萧菩萨的思乡之情，倒催发了我的诗意。”

罗章龙看了一眼四周道：“是啊，我们三人都以诗人自居，此情此景此地，岂能无诗？”

毛泽东略为沉吟，脱口而出：“横槊赋诗意飞扬……”

罗章龙随即接上：“《自明本志》好文章！”

毛泽东点头笑道：“萧条异代西田墓……”

萧子升当即接上：“铜雀荒沦落夕阳。”

毛泽东站在那里注目四望，沉默片刻，跳了下来笑道：“历史中的帝王，曹操的表现算是及格的。好，这魏都旧址也吊唁过了，诗也做了，豪气也发了，走，我们到今天的皇城北京赶考去，看能不能取得个及格的分！”

三

北京旧鼓楼大街自西向东通往宝钞胡同之间，有一条四百多米的小胡同，叫做豆腐池胡同，胡同里植满槐树，浓阴遮蔽。胡同中的9号是一座二进四合院，坐北朝南，街门为如意门，建在“巽”位上，门上挂一面铜牌，上面四个大字：“板仓杨寓”。

1917年章士钊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后，想到了好友杨昌济，便向校长蔡元培推荐了杨昌济。蔡元培听了章士钊的介绍，就以校长名义给杨昌济寄去北京

大学哲学(伦理学)教授的聘书。由此杨昌济和妻子向振熙、儿子杨开智、女儿杨开慧离开长沙,来到北京,就住在这里。

这个四合院颇为宽敞,有十六间半房间,这时正是下午的时候,院子里一片安静,阳光透过一株老槐树浓密的绿叶,直射进外院的一间小房子里,只见靠墙一面是一个极大的书橱,几乎把整个墙都占满了,一张大桌子上也堆满了书。杨开慧在那里爬上爬下,从书橱里清出一堆书来,摆在地上,一旁一个中年人一本一本地挑选,选好了就放在一边。这中年人穿一件长衫,举止雍容,神态宁静,他就是杨昌济先生。

杨开慧一面抱着书,一面说:“爸,润之哥他们不会有什么事吧?”

杨昌济笑了笑,说:“许昌那边只是发了点洪水,既没有翻车,也没有死人,我猜啊,润之他们应该已经到北京了。”

杨开慧听父亲这么一说,调皮地道:“润之哥来了,我要好好罚罚他,害得我跟和森哥去接了他们两次。”

杨昌济吁了一口气:“这回开慧有一大堆老朋友啰!我也可以少操点心了。”说话间拿起一本《新青年》,正要放到一边,杨开慧眼尖,忙抢了过来:“这本《新青年》不捐,里面有润之哥的文章《体育之研究》。”

杨昌济点头沉思道:“这篇文章是润之在一师读书时的得意之作,记得当时发表这篇文章,在全校还引起了轰动,独秀先生的《新青年》杂志用稿严得很啊,名流文章居多,以润之当时的学生身份,能在《新青年》发表文章,第一师范仅他一人。”

杨开慧宝贝似的拿起那本杂志,轻轻吹了吹上面的灰尘,然后插进书柜里。

两个人清理了一会,很快清出一小堆来,杨开慧随即抱了起来,向门外走去,大门外早停着一辆敞篷马车,车上堆满了书,杨开慧走上前,把手中的书放上马车。她看装得差不多了,便低头在那里整理,打算再腾出一些地方。这时忽然一双破旧的布鞋停在那里。

杨开慧抬起头,猛然惊住了,只见毛泽东笑咪咪地看着她:“请问,这是北大杨教授家吗?”

杨开慧愣了愣,忙转过头向屋里兴奋地叫道:“爸!爸!来了!润之哥来了!”

她话音未落,却见杨昌济已经站在了门边。师生俩互相打量了片刻。站在门边的那位中年人是毛泽东最为敬重的恩师,在一师教过他五年书曾经给他许多心灵启迪的恩师;站在马车边的那个农家青年是杨昌济先生最得意的门生,曾经让昌济先生感到十分欣慰并寄予莫大希望的门生。到底是毛泽东先开口:“先生,你瘦了。”

杨昌济微微笑道:“北京没有辣椒吃,水土不服啊!”

第六卷
杨开慧

四

毛泽东回到三眼井胡同时，天已经黑了，一进门只见院子正中立了一口大锅，熬着白菜豆腐，直腾腾冒着热气。一边萧子升挽着衣袖在擀着面皮，动作很不熟练。学会里年纪最小的会员杨光在一边翘着屁股吹火，呛得直咳嗽。罗章龙在那里帮忙。大伙儿搞得热火朝天。

毛泽东一笑，走了过去，帮萧子升擀起面皮来，笑道：“这北方和南方就是不同，搞这个我们还真不在行。”

萧子升道：“还是我们南方简单，米饭往锅里一放，煮熟就能吃了，这个太复杂，而且吃着也不习惯。”

杨光在那里一边吹火一边说：“这里的大米贵得要命，我们哪里吃得起，就是这些，也不知道还能吃几天呢。”

毛泽东一怔，看了四周一眼，道：“老蔡那里还没有消息？”

萧子升摇头道：“他今天一大早就去了李石曾先生的香山别墅，到现在还没回来，这已经是第七趟了，我看希望不大。”

罗章龙道：“我的天，请诸葛亮也就三顾，这位李先生架子也太大了吧。”

几个人正说着话，便听院子的大门一响，只见蔡和森一脸的疲惫，垂头丧气地走了进来。大家顿时都停了手里的活儿，眼看着蔡和森。蔡和森看了大家一眼，无奈地摇一摇头，叹了口气。

毛泽东沉吟道：“不可能啊，以李先生的为人，老蔡这都是第七次登门了，可以说诚意已经十足，怎么也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啊！”

蔡和森道：“你是不知道，现在找李先生想留法的学生都可以排队排到前门了，我看过不了几个月，只怕人还会更多。”

萧子升不觉皱皱眉：“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和森、润之，要不我们另想办法，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

毛泽东低头想了想，道：“问题是现在主导这次留法的就是李先生，我们找他那是名正言顺，找别人只怕更不会有人理。”

这时杨光突然抬起头道：“润之哥，有个好办法见李先生！”

大家一愣，毛泽东问道：“什么办法？”

杨光抬起被烟熏得漆黑的脸道：“我们把分住在湖南会馆的几十人全叫上，都到李先生别墅去！等一天不行等两天，两天不行三天，带上干粮，功夫不负有心人嘛！”

大家顿时都笑了起来，一个会员道：“我说杨光，你这不叫下工夫，叫耍赖。”

毛泽东在那里低头沉思了一下，道：“杨先生的引荐信都没得用，人家不见，是没把我们当回事。”

1902年，先生二十一岁，要是那时候想做官，飞黄腾达实在是反掌间事，但先生却选择了留学法国。追随中山先生革命，革命成功，先生为民国元老，本又可以做大官，但先生却弃如敝屣。1908年，先生在巴黎设立中国豆腐工厂。次年万国食品博览会在巴黎召开，工厂生产的豆腐产品参加展出，在会上引起轰动。可见先生若是想赚钱，也是反掌间事，但先生却毫不在意，凭个人在法国的经验和人际关系，发起成立‘留法俭学会’。第一次将教育理想写进会章：‘改良社会，首重教育’，‘造成新社会、新国民’。先生如此苦心，当今之世，又有几人能够明白？”

李石曾不觉一愣，叹了口气：“知我心者，谓我何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你明白就好。”他说到这里顿了一顿，又道：“你既然对我的履历了解得这么清楚，大概对我的想法也很清楚了，你愿意为我们这个国家储百年之才、藏富强之宝么？”

萧子升略为一怔，随即站了起来，答道：“固所愿也，不敢请尔。”

李石曾点头笑了笑：“我一直想找一个秘书，但看了几个，都觉得不合适……”

突如其来的消息使萧子升愣住了，他仿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呆呆地站在那里，半晌说不出话。

李石曾微笑道：“不过这可是有条件的，我很快就要去法国，准备这一期学员赴法的各项事宜，你若是想做这个，法语不行可不成。”

萧子升这才终于听明白了，心中一阵狂喜，忙道：“我会全力学习法语，一定不辜负先生的期望。”

李石曾望着萧子升：“不久法华会巴黎总部将有一次招收秘书的法语考试，你通过了这次考试，才可以随我去法国，你能做得到吗？”

萧子升点点头道：“先生你放心，一定不让先生失望。”

萧子升恭敬地行了一礼，走出书房，压抑着心中的喜悦，一直平静地出了小南园，这才猛然加快步子，最后越走越快，在那山道上跑了起来。

到黄昏时萧子升才回到三眼井胡同，却见蔡和森坐在墙边的一张长板凳上，毛泽东在那里弯着腰洗头，一面说着话，只听蔡和森道：“润之，加上这一批，我们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就有五十多位了。”

毛泽东一边洗头一边说：“何胡子和斯咏他们在湖南做了不少发动工作啊，还会越来越多。”

蔡和森笑了起来：“要是你和子升他们不提前来北京，我一个人无法招架啊。”说话间抬起头一眼看见萧子升，正要说话，忽然眼前人影一闪，不知杨开慧什么时候窜了进来，冲着他俩竖起手指，做了个噤声的手势，两人一愣，只见开慧蹑手蹑脚拿起旁边的一个水瓢来，舀了满满的一瓢冷水，悄悄走到毛泽东身后，猛然淋了下去。

第七章
北京